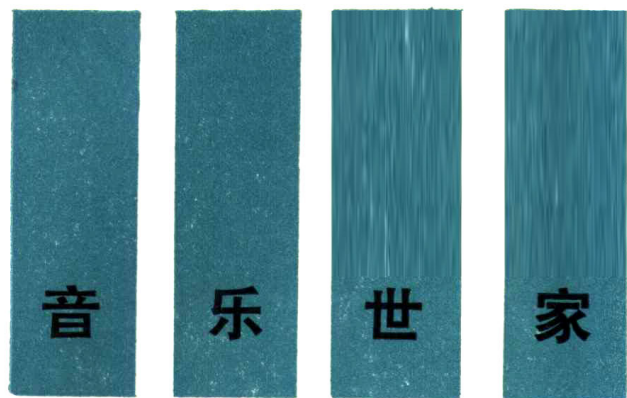


音乐世家

刘鹏越 著





YIN YUE SHI JIA

刘鹏越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石家庄

音 乐 世 家

刘鹏越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沧州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12印张 19插图 258,000字 印数：1—5,420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209 定价：1.70 元

一、女人的魅力

你是万马军中的统领，
你是治理城邦的圣哲，但也
是女人手中的俘虏。

在小兴安岭盘古山的深山密林里，有一个远离公路、人迹不到的小楞场。这个楞场没有地名，只在林场的一个叫克林经营所的自制地图上，标号为“五十五公里”。这个五十五公里并不是指公路，这里根本就没有路，而是指远离公路的山隘时令小路五十五公里。

五十五公里的小楞场，座落在两山之间的一块小谷地里。这儿草草搭了几间小木房，是为伐木的季节工人准备的。人最多时也不超过十几名，谁又肯在这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里安家呢？

库尔滨河的一个小支流，从盘古山的脚下逶迤而过，它那清澈的溪水带着一丝丝甜意。山林里那些凶悍的动物，夜里都集在这里喝水。有时白天，一群群大胆的马鹿来这里晒太阳，一有风吹草动，转瞬间就钻进了密林深处。盘古山

上，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原始大森林。那里，终年见不到阳光。参天的桦树、樟子松、柞树、杉树紧密地相互依傍着，那永无休止的喧嚣，增添了永恒的寂寞和深沉的宁静。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树叶落了一层又一层。一股发酵了的清新的霉味，掺着泥土的芳香在这里弥散着。这是亘古以来就有的气味，这是亘古以来就有的宁静——一种神秘莫测的宁静。

这里没有邮差，没有商店，没有人家，永远也见不到一个女人。但是，这里凭着力气可以赚大钱。只是受到这种诱惑的人，为数是罕见的，没有谁肯把自己的青春与年华，葬送到这古代的流放之地。赚钱心切的人，来这里住上三、五个月，最多半年就走了，并且一去不回。人们都说这里的风光极好，可生活是不能靠观风景过日月的呀！

这里，连森林警察也很少涉足。人们在这里凭义气相处。这里没有“包打听”，没有靠出卖朋友过活的不义之徒。这里人们提防的是原始森林中的猛兽，而不是人类中的禽兽。既或是个强项大盗，你也可以指望在遭到野兽袭击时，得到他的救援。或许是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同类相见感到分外亲密，而人口繁茂的地方同类相聚反而缺少了友爱与同情。

这里，是追名逐利的人不肯光顾的地方，是“十年浩劫”的鏖战中被遗忘的角落。窥伺神器的人不肯来这里涉足，逐鹿于权力的人不肯来这里涉猎。这里没有足够燃起政治烽烟的半点星火。真是：恢恢天网，终有疏漏。

这就是“五十五公里”。这就是小楞场的真实状况。

一九六九年夏末秋初，一个分不清年龄的粗黑大汉来到

了这里。大汉身背一具简陋的皮背囊，左肩上斜吊着一杆猎枪，枪口平端。一条纯良种的黑色猎狗跟在他的左右寸步不离。大汉的面目象他的猎狗一样凶残、丑陋、狞恶。他来到楞场正值太阳要落山的时刻。木房内，几个工人在吃晚饭。他略略地低了低头，走进了低矮的房门，朝人们逐一地扫视着，一言不发，那双兀鹰般的眼睛，直勾勾地打量着一切敢于正眼看他的人。

“老客，来啦。吃饭吧。”检尺员朝他点点头，笑着问。

大汉并不讲话，只要了一碗开水，便坐到大铺的炕沿上，解下背囊，从里面拎出一大块烧得焦黑的山兔肉大嚼起来，不时地给狗撕下几块。吃光后，大汉便枕着背囊抱着猎枪酣然睡去。那条黑狗卧在主人的脚下，那双看人的眼神和它的主人一模一样。最后黑狗也闭上了眼睛，但那双耳朵却紧紧地平贴在地上……

第二天天刚放亮，大汉翻身一跃而起，连招呼也不打便径自出门。人们以为他奔赴前程了，便没深想。没料到树影当头的时刻他又回来了，朝检尺员借了一柄开山巨斧走了。大家挤在门口，望着他手持利斧昂然而去的背影，悄悄议论了几声：

“看见那双眼睛了吗？真恶。”

“我敢断定，他脸上那道疤肯定是刀伤。”

“嗯，可能是个杀人越货的凶犯？”

“是个偷越国境的逃犯吧？”

大家悄悄议论几句也就作罢了。

大汉走到离工房百米开外的山坡上，脱掉上衣开始砍

树。这单调的斧声，执拗得一刻也不肯停歇。从这不顾死活的斧声里，人们体察到一种狂暴的、无处发泄的愤懑。从此以后三十多天，他的斧声就从未停止过，每天从天色微明，直到日薄西山……

当斧声终于停止的时候，一间坐北向南的独立家屋在山腰落成了，虽然十分简陋，可这些内行的人看了不住点头称赞。木房用原木垒成，在山腰悬空而起，进屋后撤掉木梯，可防猛兽侵入。房中留有一棵参天的桦树，可在紧急时攀登逃匿。从后墙窗口伸出木梯，可直入后山老林，顷刻间即可隐遁得无踪无迹……这只不过是人们的种种猜测和断想。大汉到底是何许人也，谁也不便前去探问。

可大汉把开山斧还给检尺员时，除了说声谢谢外，又说自己是新调来的护林员，要在此地安家落户。他随手掏出一张崭新的护林员身份证，在检尺员眼前晃了晃。

既或是护林员，能在这里安家长住的人也是罕见的。

从此以后，人们经常见他身背猎枪去巡山，身后寸步不离地跟着那只黑狗。正午，偶尔还能看见他依在房前的木梯上晒太阳，黑狗伏在他脚下，一动不动地坐上几个小时。

“他有四十岁？”

“不，起码得五十。”

“看来是个厌弃红尘的人。”

“唔……是个安天乐命的人。”

季节工人换了一批又一批，这个神秘的大汉和猎狗一无变化地生活着。他从不与山下的人们交往，从眼色和神韵上，有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恶感与冷漠。

时间过去了一年又一年，季节工人换了一批又一批，人们

不知道他的姓名，更不了解他的身世。最后，连他是怎么来的，什么年月来的，在五十五公里的小楞场里，也无人知晓了。

.....

此刻，他躺在独立家屋木房前的木梯上，在春日的阳光下昏然假寐。他不是个耽溺于回忆的人。回忆又有什么用呢？那是多愁善感的文弱书生喜欢干的事，谢天谢地，他不是这种人。他不去回忆，并不是因为没有什么值得欣慰的往事，而是他对一切都厌倦了：对人生、对事业、对女人……他要在这深山古林里与鸟兽为伍，与猎狗结伴，来了此余生。

他的名字叫陈成林，今年只有二十九岁。

母亲生下了一个婴儿，天上多了一颗新星。银河系里有一颗渺小的地球，一个人，就是庞大地球上的一个小世界。

是的，每个人都是一个小世界，并且都在自己的舞台上表演着人生。然而有的是悲剧，有的是喜剧，有的是正剧，有的则是闹剧。这个躺在山坡的木梯上，象是一段枯朽的树干一样僵卧不动的人，曾演过什么剧呢？是一番什么样的纠葛、冲突，是一些什么样的对手、宿敌，以致使人，这个天之骄子心灰意冷、生趣索然呢？

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原因的结果。人世间的一切都有规律可寻。这个近似于麻木了的人，在他心中的一角，仍然保留着一丝温馨的爱和一股不肯宽宥的恨。这个爱是留给母亲——而今她已长眠于地下，那桦树、杉树的老根在紧紧地抚慰着她。那恨，留给父亲——一位虽然经受了一九六六年那样千载难逢的人间浩劫，却仍旧安然无恙，并且成了颇受

“中央文革”的政治家们垂青的仅有的几位文化界名人里最受宠幸的红色音乐家。

父与子的命运并不永远一致。一代人的道路靠一代人自己去探索，一代人播下的种子，靠一代人自己去耕耘。在人生的旅途中，从来就没有铺好了的路。

假如有人怀疑这话的真理性，就请听这关于父与子的事吧。

现在，必须首先来简述他的身世，概叙那些在他命运的进程中起过重大作用的人。

离天津卫百十里的渤海湾，有个芦台小镇，他的父亲，陈平博，就生在那里。童年时代的陈平博和邻里的小朋友杨子江，几乎是泡在苦涩的海水里长大的。海，对他们那幼小的心，永远是一种神秘的诱惑。那永不平静的波澜，随着四时而不断变幻着的海水的色泽，水天之间的地平线上缓缓移动的白帆……这一切曾引发他们编织了多少色彩斑斓的幻想啊！

当他们步入了青年时代，芦台小镇的天地就显得狭小，令人压抑、窒息了，就连大海也挽留不住他们，他们要去闯世界了。一九三二年春夏之交，两个身无分文的朋友肩并肩地走到了北平。也许是因为艺术女神的格外垂青，他们一同考取了北平艺术专门学校。陈平博学习音乐、作曲，杨子江学习文学、戏剧。毕业前夕，由于闹学潮，这两个人都被校方开除了学籍。他们又象苦行的托钵僧那样历尽了千般辛苦，在抗日烽火烛照下，去延安参加了革命。几年后，当东北成为全国最艰苦卓绝的抗日战场时，他们又被党派往了

“抗联”。

一九四〇年的春天早早地来到了伊松河（现伊春市），在抗联三路军任支队长的陈平博去伊松河附近大森林的木兰屯搞给养，与烈士的女儿任春玉相识了。他一下子爱上了这个体态丰满、身材高大的东北山里姑娘。任春玉长得并不漂亮，可他却爱得那样痴迷。结婚时任春玉才十九岁，陈平博已经到了“而立之年”。次年，任春玉生了个儿子，取名叫陈成林。

抗日的烽烟刚刚熄灭，解放战争的战火又弥漫了起来。终于，东北的重镇S城解放了，新省委成立，宣传部部长宇文浩来S城上任。在组建音乐学院时，指名调陈平博任院长，杨子江任院党委书记。当年，宇文浩在延安中央直属机关给首长当秘书时，就十分赏识这两位才禀卓著的艺术家的。

陈成林八岁那年，随母亲来到了S城，住进了院长小楼，和杨子江门对门。任春玉在院里当了一名会计。

杨子江的妻子常淑妹，则是延安时期的著名民歌手，曾与杜矢甲、潘奇、李丽莲等齐名。常淑妹是延安米脂姑娘，是喝无定河水长大的。那里是貂蝉的故乡，至今古风犹淳。她长了一副细皮嫩肉的瓜子脸，隆起的鼻准，樱桃小口，两腮上永远挂了一层淡淡的桃红……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粉黛，使她美得典雅、古朴。如果再给她饰以凤冠霞帔，她便是真正的金枝玉叶了。她唱歌的声音不大，但穿透力很强，也许是无定河那缠绵的流水启迪了她的悠长，也许是对岸瘠薄峭拔的丘陵教给了她高亢傲岸。她前无师承，后无来者，成为独具风格的一支奇葩幽兰。杨子江本是搞文学的，他靠

了一手漂亮的古体情诗打动了她的心。当然还有他那潇洒的仪表，和落拓不羁的风度。现在，常淑妹是省歌舞团的一名独唱演员。

在那战乱频仍的年代里，陈平博与杨子江合作，写了大量的歌曲。其中《延安的星火》、《森林颂》、《松花江水向东流》、《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军》等，在革命战争中起到的作用，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当年他们的声望，在冼星海、贺绿汀、李劫夫、郑律成、麦新左右。

音乐学院成立后，安定的生活、优越的地位和无可非议的资历，使他们在艺术创作上成了万事亨通的大人物。凡是写有子江词、平博曲的手稿，音乐刊物总是竞相发表，中央与省级电台竞相播放。他们为自己在国内的艺术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八岁来到S城之后，陈成林已经学了两年钢琴，他在音乐方面的进展相当惊人。他那颗稚嫩的童心，无时无刻都在音响的波浪里浮游。他可以随意推开一个钢琴房的门，站到随便什么乐器的演奏者面前，专心地谛听着各种奇妙的、使他心房紧缩的音响。音乐厅里一开音乐会，他总是站立在乐池边，一直站到最后。有一次，在他父亲讲授《艺术概论》的课堂上，他竟挤在别人的椅子上，象个大学生那样端坐着。还发生过一件不成体统的事，那是音乐学院为庆祝中苏友协成立，给苏联专家演出的专场中，八十人的大合唱开始了，《莫斯科——北京》刚唱到一半，台下突然响起了一片哄笑声，苏联专家们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原来是小成林不知什么时候竟钻进了合唱队里，站到演员们的前面倒背起双手，张开大嘴拼力嘶叫……一时间，他几乎成了院里的新闻人物。

因为是平博的儿子，这件事也就被当成了佳话。但舞台监督却被搞得十分狼狈。为此，陈平博狠狠地训斥了春玉，说她溺子失教。

对音乐的这种至爱，曾引起一些专家、教授对陈成林的关注。他本人只明白一点：音乐能让他躁动、让他动情、驱使他忘乎所以。当然，生活如果按照这种正常的程序进行下去，二十岁，他便可能成为一名出类拔萃的音乐人才。但是，面前的路，竟把他推向了一条漫长的坎坷之途。

在人生的旅途中，最难预料、防不胜防的就是这些岔路。你简直无法想象，那冥冥之中朝你飞来的厄运，是在什么时刻，是朝什么方向。

一九五二年初，省委宣传部部长宇文浩让陈平博与杨子江出国考查。陈平博先去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半年后他回国。年中，杨子江去东南亚。

在杨子江出国期间，陈平博平静的生活激起了巨大的波澜。这一切都是因为声乐系一个漂亮的女大学生。二十岁的她，却以动人心魄的歌喉和俏丽妩媚的丰采，搅乱了陈平博十年来安宁和谐的家庭生活。这个人的名字叫周萍。

那还是一年前“五一”节的晚上，东北军区司令员、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在“燕巢”宾馆举行盛大舞会，招待首批来这里的苏联专家……

当音乐学院唯一的一辆破旧的嘎斯六九在燕巢宾馆的草坪上停下来时，舞会已经开始半天了。第一个跳下汽车的，是身着蓝衫短裤的陈成林，还没等常淑妹攥住他的手，他便消失在了大舞厅的乐声深处。陈平博与杨子江一边一个，陪

着高大丰满的苏联女专家、声乐教授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斯米尔诺娃。她一打扮起来，总是忘掉时间观念。今天她染了一头红赫色的头发——谁也不清楚她本人的头发到底是什么颜色。她的化妆技术是首屈一指的，如果不是在三步之内能看到她眼下松垂的眼泡、眼角上那几道无情的鱼尾纹，谁会相信她竟是个近五十岁的人呢？不过，她虽韶华已逝，但风韵犹存，还有一颗不泯的童心。

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
有一位少年真使我心爱，
可是我不能对他表白，
满怀的心腹话儿没法讲出来。

杜那耶夫斯基《红莓花儿开》那明快的旋律，那鲜明的节奏，激得斯米尔诺娃无法自己，要不是陈平博与杨子江一边一个地拉着她的手，她真的就要旋转起来了。她生来是个热情奔放的人，经受不住音乐的诱惑。

他们用手拦挡着迎面射过来的彩色聚光灯那摇曳不定的光束，不时撩起从巨大枝型吊灯上，象蜘蛛的网络那样故意低垂下来的彩绸缎带、五色花环，穿过翩然起舞的人群，朝正前方那一大排长条餐桌走去，那里是临时报到处。陈平博用目光搜寻着儿子成林，发现他正站在乐台下，攥满纸花的手，随着节奏，象个指挥那样摇动着。乐台上，在乐队的伴奏下，是一位双手合十的姑娘在演唱，那是一副虔诚、深受感动的小模样，“美，声音也美。”

他对这桩事情一点不知道，
少女为他思恋，天天在心焦，
河边红莓花儿已经凋谢了，
少女的思恋一点没减少。

音乐在骤然间炽烈起来，那不断重复的、激越的尾奏，
让陈平博心头阵阵发热。

“专家同志，您可来迟了。”省委宣传部长宇文浩将一大盒用红缎带十字缠绕的节日礼品，郑重地送到斯米尔诺娃面前。“祝您节日愉快。今晚如果您能唱支歌，这将使我们的舞会……”

杨子江快速地翻译着，因为斯米尔诺娃只能说一口半通不通的中国话。“我，唱？当然。不过，先手脚……活动一下。”她迅速喝完了身穿雪白工作服的漂亮的女招待员送来的香槟酒，与在餐桌边的苏联专家们嘻笑了一阵，便急不可耐地要跳舞了。

《友情圆舞曲》那悠长的前奏，带着弦乐所能给予的全部舒缓的柔情响了起来，这是陈平博与杨子江今年的得意之作。每每自己那煞费周章的作品在耳畔响起，陈平博总像是触了电一样，心头会在陡然间肃然、豁然、陶然、悠然。他朝乐台上望去，站在独唱位置上的这位姑娘，合着节奏轻轻摆动的上身，紧紧地箍着一件半新的白衬衫。那蓝色宽裙，短得遮不住她的膝盖。一条淡紫色的手帕，将她乌黑的头发高高束在脑后，这种不编发辮的头型，在建国初期算是很不一样了……这使整个人显得素雅、端庄。

“淑妹，咱们跳舞吧。”

“我得去化妆了，再有两个节目就是我了。”杨子江只好走到一位金发碧眼的女专家面前，洒脱地敬了个胸前礼。他们是这一轮第一个起步的人。

“平博院长，您不请我跳吗？”斯米尔诺娃调皮地朝陈平博伸出了修长的手臂。陈平博从怔忡中醒悟过来，略略朝斯米尔诺娃低了低头，攥住了她的手。

那是清新的风，
送来了友谊的芬芳。

陈平博在旋转着。他几乎不敢相信耳边正在辉煌进行着的，就是他的《友情圆舞曲》。这姑娘内心的全部真挚，在脸上，在那双闪亮的眸子里，在那副娇弱的身躯里挥发得淋漓尽致。一种圣洁的光，使这乐曲变得分外明媚、瑰丽——少女的真挚本身就是魅力。

那是春日的曙光，
温暖着朋友的心房。

经历了多年艺术生涯的陈平博，从来都不曾相信，一个人会被一支歌曲激发到神魂出窍、周身不能自己的地步——艺术必须接受成年人常识的挑战。然而此时此刻他相信了。面对乐台上这位声情并茂、才气横溢的演唱者，他已经色授魂与了。

“院长，一个Лирическое Сопрано抒情女高音，也有Драматическое Сопрано的天分。”

“戏剧女高音。”

高大的斯米尔诺娃停住了舞步，眼睛盯着乐台望。她的感受似乎并不比陈平博弱，她开始用俄语和他交谈：“她的音域宽，音色柔和多变，高音有极强的控制能力，只是……只是有点不大会用。如果引导得法，她会……”

“您说得很对。这姑娘演唱时那种天生的乐感、那种一下子便能抓住要领的灵气、那种突然升华起来的异彩，不是有一种摄人心扉的威力吗？请看，她表情里那微露媚态的庄重，身段上那不失分寸的潇洒，都有巨大的左右听众的能力。她的音乐美学用一句话概括起来——具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欲。”

“院长，把这位小姐交给我吧。请相信，才华是无法学到的，你只能学到知识，因为……”

场灯在骤然间全部熄灭了。乐声、歌声戛然而止，舞厅内顿时象死一样沉寂着——高岗到了。人们知道，凡是高岗出现在大厅广众面前，他总是有花样翻新的防范刺客的办法。

从长长的回廊尽头，传来了战马的嘶鸣、汽车的刹车声、武器的撞击声、马刺的响声。这有节奏的韵律由远渐近，由弱到强……当一切归于沉寂时，舞厅内也在骤然间灯火辉煌。身着黄褐色将校呢、全副戎装的高岗，和他那威风凛凛、皮白肉嫩的参谋长贺晋年，以及荷枪实弹的卫队赫然出现在舞厅中央。身材高大的高岗将左手的马鞭递给了贺晋年，一边朝垂手肃立的人群环视着，一边缓缓地、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摘下白手套。黝黑的脸上，那几颗又深又大的麻点更增添了七分威仪和尊严。

沉寂着，还是沉寂着……一声铜锣坠地那猝不及防的闷响，戏剧般地打破了沉寂。

响声是从乐台上发出来的。两名卫队士兵朝乐台移动了两步，被高岗制止了。

陈平博朝乐台望了一眼，汗，一下子从鼻尖上渗了出来；乐台上，乐队中间，跟在那面滚动的铜锣后边跑出来的是陈成林……

“пролог раскроется 哈哈。序幕拉开了。”杨子江对他那金发碧眼的舞伴开着玩笑。

那面锣还在朝前滚动，陈成林紧追不舍。它顺着乐台的斜坡无可挽回地滚下了台口，“当”的一声，掉到了一米之下的地板上。它又转了两圈，终于丝纹不动了。陈平博看到那位束发的独唱者伸出双手，搂住了想跳下乐台的陈成林，怯懦地朝高岗望着。

高岗看了他们一眼，又看了看那面锣，抬起脚，一步步走了过去，那高勒黑马靴踩在条毯上，仍然发出了吱吱的响声，他弯下腰，屈膝，单手拎起了那面锣，朝他们玩笑般地瞪了瞪眼睛，把锣递给了陈成林。他转回身用浑厚的男中音说：“锣声响了，舞会进入了高潮。”

“哈哈……”

高岗朝人们挥了挥白手套：“接着唱，接着跳！”

在人们的嘻笑声中，陈平博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友情圆舞曲》的前奏又开始了，然而人们的心思已无法再集中了。陈平博无心再跳舞，他谢别了斯米尔诺娃教授，急急忙忙走到乐台前，扯住了陈成林的手，硬是把儿子拉到餐桌边。“我要奶油点心。”儿子说。